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 第十四回 除強暴火燒截雲嶺 報冤仇屠洗富安莊

話說鐵羅漢、醉金剛兩個強人，正在寨中飲酒吃肉，只見嘍囉報導：「嶺下殺到數千人馬，都打著梁山泊旗號，怕是來攻打俺們山寨的，稟請定奪。」鐵羅漢道：「梁山泊好生厲害，倒要小心！」醉金剛推開桌子，大叫道：「師兄，休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的威風。自古說：『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。』無論梁山泊如何厲害，一個人只一顆腦袋，兩條臂膊，不待到如老虎般會吃人，待俺沖下嶺去，先殺他一個下馬威，殺得順利時，索性奔到梁山泊，將他們一齊降服，便佔了這大寨。」鐵羅漢道：「恁地卻好，作速下山廝殺。」二人便拽紮起衣服，鐵羅漢提一條禪杖，醉金剛仗兩口戒刀，引領五百嘍囉，直到嶺下。魯智深、武松正觀山勢，只聽得鑼聲響亮，兩個大王當先殺到。魯智深喊聲：「來得好，灑家正要拿你們，卻自來送命。」醉金剛叫道：「大丈夫一個門一個，幫打的不算好漢。」武松道：「誰幫打便是豬狗！」當下醉金剛便鬥魯智深，武松戰住了鐵羅漢，兩方嘍囉一齊吶喊助威，鬧得山鳴谷響。武松鬥鐵羅漢，兩把戒刀上下翻飛，白光旋舞，憑恃天生神力，越殺越勇。鬥得三四十合，鐵羅漢漸漸招架不住，一條禪杖慌亂，又打幾個照面，鐵羅漢更支持不得，蕩開禪杖，托地跳出圈子便走。醉金剛稍形驚慌，就吃魯智深一禪杖，打折一條臂兒，狂叫一聲，捨命奔逃，小嘍囉跟著逃走，向四下裡亂奔亂竄。魯智深、武松督率嘍囉奮勇登山，便來搶奪關寨，沖進第一重寨門，怎奈上面滾木石塊紛紛打下，再也沖殺不上，只得退下嶺來，自家倒損傷好幾十人。魯智深、武松怒不可遏，誓必掃滅山寨才休。此刻燕青、史進、朱全、雷橫早都趕到，武松便告說攻打情形。朱全道：「俺看這山嶺十分險惡，不易攻打，須索定個妙計，然後下手。」智深道：「朱都頭休得多慮，再有一個山寨，灑家也不懼，只要取這兩顆驢頭，平俺胸中之氣。」休歇片時，智深教嘍囉去關下叫罵，引他出來廝殺。叫罵了好幾次，但見寨門緊閉，沒得一人下來，魯智深暴跳如雷，又親身上前攻打，都被關上木石打退，奈何不得。天晚了，人馬只好暫駐嶺下。當夜，六員頭領商議，朱全教燕青、雷橫各帶五十精壯小卒，去嶺下兩邊守候，拿他幾個來問話。二更過後，二人果然拿得三個細作，押入帳來。朱全丟個眼色，只見武松躍地掣出鋼刀，抓住一個嘍囉叫道：「日間你們緊閉關寨，把人冷落，此刻到俺手裡，待先殺你這廝出氣。」朱全搶到武松面前，連連搖手勸道：「武都頭，你也忒性急，須不乾這廝們事，我們只要捉那兩個烏大王。」那嘍囉聽得朱全叫武都頭，便知這個真是打虎武松，魂靈蕩漾，連喊饒命。朱全道：「要饒恕也不難，速將山上情形細說，我便勸這武二爺刀下留人。」那嘍囉道：「若肯饒我性命，小人情願詳細告稟。」武松道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決無反悔！」便放了手，鬆去他身上的捆縛，喝聲：「趕緊說來！」那嘍囉磕頭告道：「這嶺上兩位大王，他們的真名叫做法通、法慧，法通綽號鐵羅漢，法慧綽號醉金剛。武藝高強，殺人不眨眼，手下共嘯聚得一千餘人，都聽二人號令。這座山嶺十分險阻，上有三重寨門，堅固異常，三面都不能上去，極難攻打，只獅頭峰有一間道，直通嶺上，可越進第二重寨門，裡邊一無埋伏，便易動手。」說到這裡，只見傍邊兩個嘍囉叫道：「王大哥，請你求求幾位頭領，將我倆一發放了，情願作為嚮導，引眾頭領去破這山寨，歸順梁山泊。」朱全過來，就將二人放了，說道：「你們有此誠心，再好沒有，便放你二人回去，先行做下手腳，只待俺們殺到，在內放火接應。」二人說：「好。這兩位大王最貪女色，每晚要擁一二個婦人作樂，你們可教這王大哥引導，在五更從往獅頭峰兜抄上來，我們守在那裡，開關接應。」武松、朱全六員頭領聽了，無不歡喜。打發二人去訖，等到五更天氣，武松、燕青各自紮束，執了兵器，將引著三百人，由姓王的嘍囉領路，兜抄到獅頭峰上，翻越前進，直叩第二重寨門。另外魯智深、史進做一起，朱全、雷橫做一起，各引嘍囉，登山攻打正面，使得他兩方牽掣。

不談這裡安排妙計。且說鐵羅漢、醉金剛當日敗進山寨，堅守不出。醉金剛因打折一條臂兒，痛楚異常，早就安睡養傷。鐵羅漢卻擁著婦人，在房中飲酒作樂，直到半夜方睡。黎明時分，鐵羅漢好夢正濃，突被大亂的聲音驚醒，只見嘍囉奔來報導：「大事不好，梁山泊好漢殺入第三重寨門，寨內兩三處起火。」這警報突如其來，鐵羅漢一時摸不到頭腦，倉皇中倒拖禪杖，奔到外面看時，聚義廳前一片通紅，火光沖霄而起，梁山泊六員頭領，一齊殺到。醉金剛負傷奔出，只五七合，被武松一刀劈去半個天靈蓋，死在地上。鐵羅漢沖殺出來，正迎著花和尚魯智深，智深忿怒已極，一條禪杖潑風似地捲進，約莫二十個回合，只用力一掃，鐵羅漢早被打斷腿骨，大吼倒地，連一下，嗚呼哀哉，追尋西方羅漢去了。智深高聲叫喊道：「你們這班撮鳥，誰來放對，灑家便送他上鬼門關去。」嘍囉們見智深兇猛，誰敢還來爭鬥。只聽得眾嘍囉叫道：「不知哪位是景陽岡打虎好漢，我們都願一心跟隨，上梁山泊入夥去。」武松聽得，便奔到人叢中叫道：「只我便是打虎武松。」眾嘍囉丟掉刀槍，一齊環著武松下拜道：「好漢不棄，我們誠心跟隨，至死不變。」武松大笑，且教起來。此刻全寨著火，火勢愈烈，武松吩咐，將地上許多死屍，一個個都拋向火中，頃刻化為灰燼。山寨內的婦女，有些逃走出外，活了性命，來不及逃走的，盡行葬身火窟。

六員頭領見大事已了，便行下嶺，點檢新歸附的嘍囉，除逃走死亡不計外，尚有四五百人，乾了這場快事，又平添許多人眾，眾頭領無不喜悅。且說眾人下了截雲嶺，正待打點起程，魯智深忽地叫道：「前日灑家失陷富安莊上，曾吃過一頓毒打，若不殺富太公這老驢，如何消得俺的怨氣，你們且自回山，俺同武兄弟趕去，報復這個冤仇。」史進叫道：「哥哥何不帶俺同去？」燕青道：「早晚總得回山，何爭在這時刻上，索性合夥兒殺奔前去，也省卻許多麻煩。」智深說：「很好，恁地就走。」當下一行人眾，浩浩蕩蕩，取路殺奔富安莊來，趕到離莊三五里地方，早被村坊上人望見，急報與富太公得知，說：「有大夥強人殺奔來也，快做準備。」富太公正因前日莊漢逃回，知道教頭被殺，和尚吃截雲嶺強人劫去，時時懷著鬼胎；如今聞得強人殺到，如同當頂打個霹靂，全身發抖。連忙喚到漢子趙二，罵道：「都是你這廝闖下禍來，眼前強盜大夥殺來了，你有甚方法抵禦？」趙二驚得呆若木雞，一言不發。還是太公有主見，立教鳴鑼，召集合村人眾，告個原由，教他們各仗兵器，把村莊上寨柵緊閉，上敵樓齊心守禦。一面差人騎了快馬，去蜚狐寨報信，求何知寨迅速前來援助。這時富太公仍認做截雲嶺的強人，不知是梁山泊好漢。莊子上佈置剛畢，梁山泊大夥已到，但見莊上寨柵緊閉，敵樓上面，都有壯健漢子守把，嚴整非凡。智深一見大怒，就令嘍囉上前攻打，連沖數次，都被弓弩灰瓶石子擊退，不能沖進莊去。智深咆哮聳跳，揚聲大罵，沒做主張。朱全見不能得手，便想得一計，對準敵樓高叫道：「莊上聽了，我們不是截雲嶺強人，是梁山泊上好漢，都只為我們魯頭領，前日路過此間借宿，富太公不分皂白，不合將他拿住捆打，解送官府，結下冤仇。今日趕到此地，只要殺富太公一人，別人無乾，你們快把富太公獻出，萬事全休；如若幫助他頑強抵抗，村莊破時，玉石不分，休生後悔。」武松也叫道：「你們到底有多能耐，截雲嶺上兩個惡僧，假冒俺梁山泊頭領名號，為非作惡，如此厲害，也吃俺們翦滅了，何況你這小小莊子，這班男女真不夠殺。你們懂得道理，趕快把富太公老賊獻出，不犯以外一草一木；否則，把這村坊都洗蕩了。」二人叫得也響，莊上卻全不睬睬，仍把寨柵牢牢緊閉。武松大怒，親引嘍囉奮力攻打，卻被亂箭射退，敵樓上又打下灰瓶石子，自家反傷了許多人，沒進村莊一步。爭持到半天光景，只聽得後隊一片聲喊殺，趕去看時，卻是蜚狐寨知寨何威引領數百軍士，在後面夾攻將來。史進大笑道：「可真見鬼，這一點人馬，也來撩蜂剔蠍。」便提槍出馬，引嘍囉直沖過去，如狼如虎，軍士哪裡敵得，只一陣廝殺，官軍早落花流水，四散逃亡。何威與史進鬥到十個回合，被史進逼開兵器，馬上活擒，喝教嘍囉綁了。史進主見，立刻便要斬首。朱全勸道：「且待破了這莊子再處。」眾人不曉朱全賣甚鬼卦，且把何威押著，撥二十名小嘍囉看守。魯智深、武松見莊上仍不出戰，又待攻打。朱全道：「蠻攻何益，俺看這座村莊，佔著個很好形勢，大白天裡上去攻打，外面一無遮蔽，他們只是以逸待勞，以寡勝眾，白白地損傷性命，很不值得；不如待到夜間，分兵三面環攻，使他首尾不能兼顧，待其力疲，逼近前去，舉火燒了寨柵，這莊子無有不破。」武松道：「此計大妙！俺們大夥趕來此地，若攻不破這村莊，須吃人家恥笑。」商議定妥，便備好各種引火之物，嘍囉們都飽餐，紮束停當，只待初更過後動手。

且說莊子上的富太公，聞說來的是梁山泊大夥，更為吃驚，督率合村人眾，加倍用心防守。半夜二更時分，只見莊漢奔來報導：「賊人三面攻打莊子，莊上人少，不敷抵擋，敵樓岌岌可危。」富太公此時驚慌已極，沒了主張，只喊：「如何是好！甚時候

了，何知寨怎不前來相救？」正惶急間，又一急報飛至，賊人放火燒燬寨柵，沖進莊子來也。富太公越急得手腳忙亂，沒法擺佈，想：「都是我自己不好，惹出禍殃，與人何尤，倘落到賊人手裡，不知要怎樣吃苦，還是早些圖個自盡乾淨。」心兒一橫，就奔到後園，躡身向井裡一跳，頃刻而亡。

卻說魯智深、武松六員頭領，督率嘍囉攻打莊子，黑夜之中，莊上望到外面，哪有白天清楚，灰瓶石子等物，打來全無用處。又加三面環攻，莊中顧此失彼，疲於奔命，弄得人人力竭，自相慌亂，不上一個時辰，就被舉火燒了寨柵，攻破敵樓，沖進莊子。眾頭領因白天裡吃了虧，心裡恨極，不分皂白，逢人便殺，見屋即燒，合村數百戶人家，焚燒屠洗殆盡，算得一場浩劫。智深當先殺入富太公家，將他全家男女老幼斬盡殺絕，滿屋子搜尋，只見富太公一點蹤跡。尋到後園，見井欄邊遺下一隻鞋子，想必投井死了，就放起一把火，把莊院燒做白地。莊子上攪亂了大半夜，已是天明，眾頭領收拾人馬，退出莊外，大家休歇。只聽得智深大叫道：「前日灑家聞訊，高衙內這廝，見在沂州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俺們索性殺奔前去，把這廝活捉回山，也替林教頭出口惡氣。」眾人齊聲叫：「好。」朱仝道：「俺前日下山，公明哥哥也說，若高衙內真在那裡，卻好乘便下手。昨天留禁何威不殺，正因想起此事，待問他一點沂州情形，即今便教拿來訊問。」智深道：「美髯公真有見地，想得如此周到，若灑家便是個莽夫，這些全不理會，只懂得吃酒殺人。」六員頭領大家坐了，兩傍排列下刀斧手，喝把何威拿來，只聽得一聲答應，嘍囉就將何威押到。朱仝大喝道：「你這廝要死？還是要活？如想活命，快將沂州府裡情形告說將來。」何威偷眼看時，上面排坐六人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好不寒心。連忙磕了幾個頭，戰兢兢地告道：「好漢容稟，小人是個微末官兒，難得上州城去，州裡情形不很熟悉。但知這太守姓高名衙，是高太尉一個遠房兄弟，好大的權力，上馬管軍，下馬管民。城中兩員武將最厲害，一個兵馬都監章豹，善使兩柄金裝鋼，力大無窮。一個本州指揮司總管兵馬聞統制，人稱大刀聞達，原在大名府做兵馬都監，因為沂州府，近來很不太平，故特調得此人前來鎮守。此人剛強勇猛，性烈如火，慣用大桿刀，人莫能敵。這兩個都是高太守心腹之將。那裡城池堅固，兵馬足備，真是個好地方。」魯智深道：「休說廢話，俺要問你，有個東京來的高衙內，如今可在沂州城裡？」何威道：「小人不曾聽見，有什麼高衙內到沂州去。」智深道：「不要隱瞞，若說謊話，便砍掉你的腦袋。」何威磕頭道：「當真不曾聽得，小人不敢說謊。」朱仝道：「如此，且饒你一命，便放回去。」叫小嘍囉去了身上繩索，給還衣服押到大路上，何威得著性命，宛如再生人世，抱頭鼠竄去了。

且說朱仝放了何威，便與眾人商議道：「聽何威所說，察言觀色，不是假話。高衙內這廝不在沂州，我們去也何益，不如且回山寨，再做商量。」魯智深聽得消息不確，沒了興頭，便道：「恁地也好，俺們且自回山。」立教新舊嘍囉盡行打點，拔隊起程。一宗人馬取道而行，不上五時路程，只見道傍閃出一人，奔到魯智深、武松跟前，口呼頭領，倒身便拜。